京城深处的烟台身影


白云观

编者按

烟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的烟台儿女创造了璀璨的城市文化，同时一大批优秀人才走出烟台，不断加强与域外城市、特别是与首都北京的互动交流，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为进一步弘扬烟台特色文化，擦亮“仙境海岸 品重烟台”城市品牌，本报开设“京城深处的烟台身影”专栏，邀请我市旅居北京的散文作家燕台石先生，围绕丘处机、戚继光、王懿荣、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等元明清至今勾连烟台与北京的人物和事件，讲述京城深处的烟台故事，敬请关注。

丘处机北京弘道

□燕台石

初秋的北京，天清气爽，白云悠悠，我来到向往已久的白云观，瞻拜这座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的道教全真龙门派祖庭。这里曾是烟台栖霞人丘处机（1148年—1227年）晚年驻留京师、弘道济世、润泽苍生的处所。世人多知晓他远赴西域、一言止杀的千古壮举，却少有人细细探寻，这位出自烟台栖霞的道门宗师，在京华大地留下的漫漫弘道足迹。

史料载，丘处机，字通密，金皇统八年（1148年）生于登州栖霞滨都里，即今山东烟台栖霞。丘处机潜心修道，苦修数十载，道法精深、心怀苍生，是“全真七子”的核心人物，可谓名震天下。《元史·丘处机传》《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金末元初，天下战乱不休，中原大地兵戈四起、生灵涂炭。73岁高龄的丘处机心怀悲悯苍生之志，携18名弟子从烟台莱州昊天观启程，万里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以“敬天爱民、止杀恤民”劝谏元太祖，消弭战乱屠戮之祸。公元1224年，他东归燕京，入主元代太极宫（原为金代太极宫，丘处机入住后，成吉思汗敕改为长春宫），自此扎根京师弘道布德，开启了惠及京华、泽被北方的弘道岁月。

穿过富丽堂皇的洞天胜境大牌坊，缓步走入白云观，古朴肃穆的山门赫然悬挂着明代重修后，由明英宗御笔写下的“敕建白云观”生铁铸造匾额，故有“铁打白云观”之称。山门侧壁的石猴浮雕被历代游人摩挲得温润发亮，这是京城流传最久的丘祖民俗遗迹。老北京人代代相传，丘处机一生精研养生之道、常怀慈悲之心，曾以此石猴为喻教化信众，劝人向善修身、清心祛妄。民间留存趣闻，抚摸石猴可祛病安身、顺遂安康，小小石猴承载着京城百姓对丘祖的感念与敬仰。

穿过山门，一座无河石桥静立院中，便是著名的窝风桥，藏着一段广为流传的道门趣闻。相传元代初年，观旁古寺盛行，佛家信众繁盛，坊间流传“西风压白云”的风水说辞，暗喻佛寺压制道观气运。为护持道场、安定民心，丘处机亲自勘定地势、修筑石桥，锁住风道、调和气场，化解世俗纷争。现桥洞下悬着大金钱，钱眼内悬着铜钟，游人以铜钱掷打铜钟，以求吉利，称为“打金钱眼”。我和孙子花10元钱购得50枚铜钱，与游人一起开心投掷。这里是白云观最具烟火气的人文景致，悄然诉说着丘处机调和世俗、安抚人心的智慧。

庭院深处的邱祖殿，是丘处机当年讲经弘道、处理教务、安居修行的核心遗址，亦是他羽化归真之地。此处原为金代太极宫宝玄堂，丘处机驻京后拓建修缮，成吉思汗亲下圣旨，赐名长春宫，赐予金虎符，诏令“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命丘处机总领天下道教，全真道盛极一时。如今，殿内完好留存着清雍正皇帝御赐的瘿钵（由古树根瘿雕刻而成），古朴厚重、形制独特，是帝王尊崇、大道济世的实物见证。

驻足邱祖殿阶前，拂去历史尘烟，那段乱世安民的传奇依旧动人心弦。金元交替之际，燕京屡遭战火，百姓流离失所、性命难保。丘处机手握圣旨和金虎符，以道门之力庇护苍生，颁布牒文，令天下全真宫观尽数收容流民、救助难民。《玄风庆会录》记载，短短数年，经他救护保全性命的中原百姓多达两三万人。彼时的长春宫，不再是单纯的清修道场，而是乱世之中的避风港湾，是守护黎民的一方净土。他不求香火鼎盛、不逐权势虚名，只以一己道力，消弭兵祸、安抚民心，让饱受战乱的京华大地，留存住一丝生机与温情。

八百年来，京城流传着无数关于丘祖的美好传说，最盛大、最温情的当属燕九节会神仙的民俗佳话。丘处机生于正月十九，后世将此日定为燕九节。民间世代相传，每逢正月十八深夜至十九凌晨，丘祖魂魄降临人间，化作书生、农夫、布衣、乞丐等寻常模样，混迹于香客游人之中，普度有缘之人，消灾祈福、馈赠安康。明清两代，每至燕九佳节，白云观车马盈门、万人齐聚，彻夜不眠等候“遇仙”，是老北京最隆重的民俗盛会之一。《燕京岁时记》详细记载了这一盛景，车马绵延数里，香火昼夜不息，足见百姓对丘处机的深切感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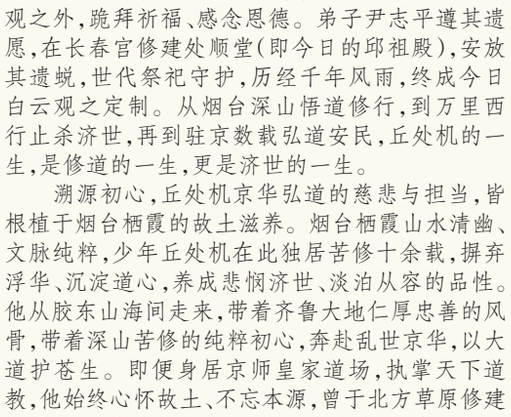
民间亦流传着丘祖道行高深、以德服众的传奇轶事。元代初年，佛道论辩争锋，西域僧人刻意刁难，以硬玉、黄金为难众人，无人能解。危难之际，丘处机从容应对，以道心运化，令坚玉柔韧如泥、精金舒展如丝，随心雕琢成冠，技艺精妙、道法惊人，令众人心悦诚服，自此全真道在京师声名大振、广为流传。看似传奇的民间故事，实则映照的是世人对他大道高深、德行高远的由衷敬仰。

公元1227年，丘处机于长春宫安然羽化，享年80岁。民间传说，他仙逝之日，整座北京城清香萦绕、漫溢街巷，祥云笼罩京华，百姓自发齐聚在宫观之外，跪拜祈福、感念恩德。弟子尹志平遵其遗愿，在长春宫修建处顺堂（即今日的邱祖殿），安放其遗蜕，世代祭祀守护，历经千年风雨，终成今日白云观之定制。从烟台深山悟道修行，到万里西行止杀济世，再到驻京数载弘道安民，丘处机的一生，是修道的一生，更是济世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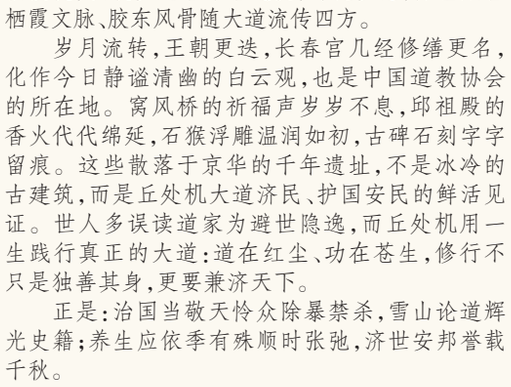
溯源初心，丘处机京华弘道的慈悲与担当，皆根植于烟台栖霞的故土滋养。烟台栖霞山水清幽、文脉纯粹，少年丘处机在此独居苦修十余载，摒弃浮华、沉淀道心，养成悲悯济世、淡泊从容的品性。他从胶东山海间走来，带着齐鲁大地仁厚忠善的风骨，带着深山苦修的纯粹初心，奔赴乱世京华，以大道护苍生。即便身居京师皇家道场，执掌天下道教，他始终心怀故土、不忘本源，曾于北方草原修建栖霞观，以故乡之名命名道院，寄托乡愁，亦让烟台栖霞文脉、胶东风骨随大道流传四方。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长春宫几经修缮更名，化作今日静谧清幽的白云观，也是中国道教协会的所在地。窝风桥的祈福声岁岁不息，邱祖殿的香火代代绵延，石猴浮雕温润如初，古碑石刻字字留痕。这些散落于京华的千年遗址，不是冰冷的古建筑，而是丘处机大道济民、护国安民的鲜活见证。世人多误读道家为避世隐逸，而丘处机用一生践行真正的大道：道在红尘、功在苍生，修行不只是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

正是：治国当敬天怜众除暴禁杀，雪山论道辉光史籍；养生应依季有殊顺时张弛，济世安邦誉载千秋。



邱祖殿


一座无河石桥静立院中。

海岛都邑与齐室废君

长岛王沟：探寻海上姜齐末都

□吴忠波

半个世纪前，长岛王沟出土了一处齐国高等级墓群。考古有结论，但墓主是谁，始终没定。这是否是康公墓？是不是标志着2400多年前姜齐政权之末，从临淄挪到了半岛海边？目前仍无定论。现提出海上“姜齐末都”假说，借考古材料，重新思考齐宗法、海文化、岛城邑、铜刻纹，还有那条若隐若现的历史脉络。

史书里的“海上”：留下一座想象中的海岛都邑

齐国从公元前1046年到前221年，前后分为姜齐和田齐两个时代。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命为诸侯，姜齐被田齐顶替，史书上叫“田氏代齐”。

康公叫姜贷，公元前404年前后当上齐国国君，在位26年。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就把他迁到海上，给他一座城，让他供奉祖先。《齐太公世家》又说康公十九年，田和正式成了诸侯，把康公迁到海滨；二十六年，康公亡，吕氏的祭祀也断了。

历史有说法，但“海上”到底是哪片海，那座城是什么样子，跟着去的是谁，怎么供给生存，《史记》没写。

海上“姜齐末都”这个假说，就从这儿起头。过去一听说“迁海上”，都当成流放。其实，先秦处置宗室有现成的案例，“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甬东就是海中的一个岛，这就区别于简单流放，更像是设一处“废君城邑”。

田和的心思不难猜：既要姜齐“名分还在”，安抚那些旧族；又要康公“实权全无”，防他翻盘。搁哪儿最稳妥呢？深山不行，平原更不行。海岛上四面是水，舟船一断就与世隔绝，旧臣想联络也够不着，看管的成本反而更低。当然，这岛还得有城能住、有船能通、有渔盐能活。

按这个思路找，胶东长岛南长山岛，就有些意思了。王沟大墓1973年发现，1975年、1985年又挖了两次，总共清理东周墓50多座，集中在村南、村东的河谷台地上，离海不到100米，都是土坑竖穴。大墓带生土二层台、斜坡墓道，有的椁盖上殉狗殉猪，墓底还有腰坑。

据《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报告，“迁康公于海上”“可能就是这个长山岛”，并说这些大墓的主人身份不低，“有的或许是康公的宗族成员，有的可能是负有监视职责的卿士。至于何墓确属康公本人，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研究”。

王沟考古硬证：高规格、齐礼制、降等级

纸上写再多，不如看硬货。

先看M10。墓室东西6.8米，南北7.5米，单棺二椁，带斜坡墓道，土坑竖穴。二层台上放着一套拆开了的车驾：车辕朝墓道伸着，四个车轮分别倚在南北两壁上，旁边还有铜兵器和车马器。这种“拆车入墓”的做法，临淄淄河店、齐故城的大墓里也有，属于齐国高等级葬制。

再看M2。它出土了鎏金刻纹铜鉴、铜盘、铜匜，鉴的内壁用针刻着乐舞宴饮、车马田猎、射猎祭祀的场面。《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评价说，刻纹描绘了乐舞宴饮和车马田猎的生动情景，还把它和江苏六合程桥、镇江谏壁王家山的刻纹铜器，归到战国偏早、甚至春秋晚期一路。能摆出这些东西的，不是普通岛民，而是齐制贵族，他们懂乐舞，用车马，行盥礼。

但王沟大墓的随葬品有个特点：齐而不全。M1、M2、M10的铜礼器，基本组合是鼎、豆、壶、舟、敦、鉴，相近于临淄腹心、新泰周家庄、莱芜戴鱼池那些齐墓。可王沟填的是海卵石，腰坑多，仿铜陶礼器占比也高，表面看铜陶并出，实际上真铜重器有限。说白了就是“珠光宝气，却家底不厚”。这正好对上“食一城”的供养上限：礼制还按齐宗室来办，但铜器添置不起，就用陶仿品凑数。要是真正的国卿大夫，不会这么将就；被废的君主，反倒说得通。

年代也对得上。王沟大墓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汉，最密集的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M2刻纹铜器的制作年代可追溯到春秋末年战国早期，入土时间也多在战国早中期。田和废康公，一说在公元前391年，一说在公元前386年，康公卒于公元前379年。王沟大墓的高峰，正好跟田氏代齐前后的几十年相交。更关键的是，集中出现这么多高等级墓，岛上却没有自然繁衍出一个长久的宗族，这跟“吕氏遂绝其祀”正好呼应。不能说哪座墓就是康公，但“外来、短期、受控、断后”四个特征，恰似为一个废君集团量身定制。

林仙庭先生在2004年的“魅力烟台考古展”访谈里说得直白：王沟出车马大墓，“这就是国君一类的级别”。海岛上有这种墓“很奇特”，可以理解为田和把康公迁到长岛，“封闭在那个岛上”，以防复辟。考古展的另一篇稿件也阐明，王沟主要墓葬的时间集中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离临淄二百多公里，“极可能是被废康公姜贷的族墓”，南长山岛就是《史记》里说的那个“海上”。2006年《考古烟台》里，林仙庭、李健又写了《海岛疑为康公墓》，重申了这个看法。

以上为博物馆业务口径，虽然不能为发掘报告定性，但“文献迁海上、孤岛大墓、车礼降等、短期断嗣”四条线索连缀，“末都候选”基本立住了，不是一句“贵族坟”能打发的。

庙岛海疆与齐室废君：从王沟文物看人员、监守、车马与葬礼

假设这里真是海上“姜齐末都”，那岛上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按东周齐礼推算，驻岛的是一个“食邑奉祀”的废君集团，至少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国君家族。被迁的公族是核心，男主住正室，夫人和媵妾住别院；嫡子管祭祀，庶子打理渔盐舟船，幼子跟着师傅读书。王沟大墓重椁单棺，随葬铜礼器和玉、玛瑙、水晶，正对“宗子奉先”的规格。

第二层是“监君”。田氏代齐后，废君“食一城”，那就得有人看管。设监邑丞一员，管户口、海税、出入舟次；另设监礼小臣，负责祭祀齐太公、供奉康公牌位，还要防着他跟大陆诸卿勾连。这一职位，可以归田氏边监系统，也可以说是沿袭周代“立其监”的老规矩。

第三层是卿士僚属。按《左传》里管仲说的“天子之二守国、高在”，齐的上卿本来就有王室命守的意思。移到海岛，简化成“三佐”：礼佐管朝聘宴享、读册行醴；军佐管车马兵戈、岛防巡海；府佐管鼎俎仓储、贝币和陶礼代用品。王沟出土戈、矛、剑和铜鼎壶豆，正说明卿士之下，还有工、驭、宰、卜、医、舟人各类职事。

监守怎么运作？仿临淄朝堂，变陆门为“海门”。岛上以王沟台地为中心，四面设望楼：南望蓬莱，西望登州海道，北望北长山岛和砣矶岛，白天举烽，夜里悬灯。海上呢，用舟哨巡庙岛水道，查渔船、盐船、使船。宗子只管祭祀和族内家法，两不搅和。

礼防上，重大册命、婚丧、朝聘由礼佐拟简、监君用印。刑防上，小过由府佐鞭扑；逃亡、私通大陆、擅发兵车，监君有权收系；大狱要报给田氏。王沟小墓多单棺随陶器，大墓多重椁随车具。

日常生活也按齐贵族礼来。早上起来盥洗，铜盘、铜匜、铜鉴挨着用。M2那件鎏金鉴上刻的乐舞宴饮、驾车射猎、祭祀行列，可以复原出春祭太公、秋荐迁君、朔望族宴的场面。男人穿深衣，佩玉璜和水晶珠；女人佩玛瑙、珍珠。吃的是鼎煮、豆菹、壶酒、舟斟，海物配黍肉。

交通上，车马是礼，舟船是实用。即使岛上山路窄，但礼制不能缺。M10有“拆车入墓”形制，可见齐国的车多是独辖，轮、舆、辕、衡分铸分作，车轴两头装铜軎、贯车辖，锁住轮子。在岛上，或不常上路，只在郊迎、射猎、送葬时摆出来。平日官吏、使客往返蓬莱，坐单桅海舟。车存在厩库里，更多是“权位之象征”。

丧葬更见齐风。竖穴土坑，大墓有生土二层台和斜坡墓道；葬具小墓单棺，大墓单棺重椁或一棺一椁。多数墓底开腰坑，殉狗，也有殉牛马的；椁盖上另殉狗猪，取“牺牲守冢”的意思。早期填穴时用海卵石，汉代以后用海蛎壳，这跟齐地陆域不一样，海岛墓俗，就地取材。

随葬也分“真礼”和“明器”。“拆车入墓”，视死而生。王沟大墓只有象征性的一辆车，小腰坑、少殉牲，显然“海上废邸”比临淄公室降了一等。铜鼎、铜豆、铜壶、盘匜、戈矛剑饰、玉玛瑙、水晶，物件是真的；另有一大批仿铜陶礼，鼎豆壶舟樽，也算齐整。铜礼组合跟临淄战国早期差不多，可等级略低一些。以上说明，王沟大墓仍守着齐人旧俗：重车马，重腰坑，铜陶并存。同时体现“废君食邑、名分尚存而器用从省”。

总的看，王沟不是临淄的全本，而是齐王室把宗亲、监臣、卿佐一并迁来海上的微缩版：宗子奉祀为灵，监君核计为纲，车伞戈鼎为礼，拆车腰坑为葬。海风大，礼数不缩水；器物能省就省，名分仪礼还是齐的。

从“找坟”到“找海都”：王沟对齐国海洋政治的意义

过去寻的是“康公埋在哪”，我倒想换个问法：“姜齐末都”怎么在海上运转？这样分量就不一样了。就算王沟哪座墓都证明不了是康公的，也照样能说明三件事。

其一，齐国在渤海海峡南口，确实有过高等级的驻岛集团。南长山地处庙岛群岛南端，南望蓬莱，岛村偏远，不能自给自足，需从临淄输入礼制、靠船运保障供养。田氏若只是软禁一个人，何苦摆这么完整的礼葬？要是让废君一族“示齐礼、控海道”，那王沟就是一处海上宗邑兼监控哨。

其二，安置废君这事本身，就是一种海权行为。“食一城”，舍弃内陆乡村，选择海岛小邦，渔盐自给，舟楫往来，与蓬莱等陆上据点构成补给关系。康公的影子落在王沟，能担起两样实务：对齐廷，是把姜齐法统留在海上，免得有人在陆上借吕氏复辟；对海路，又以公族居岛，宣告齐国对庙岛至登州海峡的控制。比起“流放”二字，这个说法更贴合战国齐国灭莱之后的整体战略：控北岸、行鱼盐、断旧祀。

其三，地方文化“无铭不能定”的死结，可以绕开。王沟报告的正式定名，叫“南长山王沟东周齐系高等级墓群”；研究层面可以提“田氏代齐前后海上废君及近属陵邑候选”，也可升华为“姜齐末都假说区”。以后要是真出了康公铭文，单墓测年锁在公元前391年至公元前379年，人骨又能和临淄姜齐聚类，还能排除嘴子前田氏墓，那时候就能单指某墓为康公墓。这么一来，至少烟台地面上，康王文化不再只是一个名字加一众传说，而是有王沟大墓为支撑，串成一条出土实物链——战国时候，宗室、礼制、海道、祭海，全在一座岛上。

假说虽无铭文铁证，接续研究的分量不轻

我在长岛南长山镇任职以及后来在县文物局兼职时，一直留意着王沟这批墓。近年，又在《烟台日报》发表过《中国早期的龙车射猎图——以烟台长岛王沟东周墓出土的鎏金刻纹铜鉴为例》。文博行的规矩我懂，“无铭不能定”这话我也认。可这2400年的家底，老让它睡着不是办法。海上“姜齐末都”，未必有一座城墙清楚的“都”，可王沟出土的文物和那座断嗣墓群，已经给出可证“海上废君城邑”的雏形。大墓虽没出康公的名字，康公的“制”却摸得着。当然，为经得起学界鉴审，我们不急着刻“康公墓”三字，但也不应只写“齐贵族墓”。除了等待有新东西从土里冒出来之外，不如把“姜齐末都”当作一个假说抬出来，另寻一条研究王沟大墓的宽广之路。